

未來易學將融合「中國根基」與「世界視野」

韓元茗：

獨家專訪

伴隨綜合國力的

崛起，中華文化自信日益增強，中國哲學持續為全球治理貢獻東方智慧。

易學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，以「陰陽二元」「天地五行」「萬象八卦」等理論形塑了中國古人的世界觀與方法論，其中蘊含的辯證思維與天人和諧理念，至今仍深刻影響中國，並向世界綻放獨特哲思之光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獨家專訪著名易學家、北京司文國學館館長韓元茗，他指出，中國文化的核心是「儒、釋、道」三位一體，而易學正是這一核心的源頭。作為「群經之首」，易學「天人合一」「陰陽平衡」的思想，既是傳統文化的核心，也能為構建和諧社會、促進人與自然共生提供重要指引，成為應對現代性困境的思想資源，這正是中華傳統文化在當代的使命所在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

圖：受訪者提供

▶韓元茗認為，科技發展為易學研究帶來新可能。



讓中華文化古老智慧滋養民族未來

中華傳統文化積澱五千餘年，以「天人合一」的宇宙觀、「陰陽平衡」的辯證法、「仁者愛人」的處世哲學，以及「自強不息、厚德載物」的精神品格為核心。在韓元茗看來，這些思想不僅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，也構成了世界文化中獨樹一幟的智慧體系。當今世界面臨氣候變化、文明衝突等共同挑戰，中華傳統文化正為全球治理貢獻着東方智慧與解決方案。

易學是理解中華傳統文化的「總鑰匙」

易學的源頭可追溯至遠古的卜筮活動。上古時期，人們通過龜甲、獸骨占卜吉凶，以應對未知的自然與社會變化。夏代《連山》、商代《歸藏》、周代《周易》共同奠定了易學的基礎框架。春秋戰國時期，孔子為《周易》作《十翼》，將卜筮之術升華為哲學思想，使易學從「術」走向「道」。此後，易學在不同朝代不斷發展：漢代董仲舒融合陰陽五行與儒學，唐代孔穎達作《周易正義》統一註疏，宋代程頤、朱熹將易學與理學結合，明清時期則出現了象數派與義理派的分流。歷經三千年演變，易學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根基。

韓元茗的研究和探索，亦始終沿循這條傳承千年的脈絡展開，力求讓這一古老智慧在當代重煥生機。「易學如同一條隱秘的脈絡，滲透在傳統文化的各個領域。」他說，在哲學層面，道家「道法自然」與易學「天人合一」一脈相承，儒家「剛健有為」「中庸之道」也融入了易學智慧；在文學藝術領域，詩詞的「對仗」、國畫的「意境」，皆暗合八卦對稱與陰陽和諧；在科學技術方面，中醫「辨證施治」以陰陽五行為基礎，傳統建築對「風水」的追求體現出人與自然相和諧的理念。

韓元茗以中國書畫為例指出，其中的審美在本質上也是易學思想的延伸，「米芾書法提筆、按筆的『險中求穩』，正是易學『陰陽轉化』『動態平衡』的藝術體現。這份跨領域的關聯讓我堅信：易學是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『總鑰匙』。傳承易學，就是在守護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。」

科技發展為易學研究帶來新可能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內地曾湧起一股易學熱潮。因自幼家學及個人興趣的積累，韓元茗便帶著對易學的研究成果，嘗試走上講台，向人們深入淺出地講解中華傳統文化。「我當時就用最通俗的語言講：老祖先用易學的陰陽、八卦，作為認知自然、理解人生的工具——如看到四季更替，便總結出『陰陽轉化』；觀察萬物生長，便提煉出『五行相生』，這些都是古人的生活智慧。」

2005年，韓元茗受邀走進北京大學，講授易學。第一堂課，他便從解讀天道的陰與晴、地道的剛與柔，人性道的仁與義開篇，分析事物發展的可能性。他表示：



▲韓元茗在清大EMBA研究院講授中國傳統的五行管理模式。



▲韓元茗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頒發嘉許狀，表彰其在東亞文化及國學研究相關領域的貢獻。

「看到『乾卦』便想到『剛健有為』，就要提醒自己積極進取；看到『坤卦』便想到『厚德載物』，就要告誡自己包容謙遜。」

展望未來，韓元茗認為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傳統文化，為易學傳播提供了良好環境；科技的發展也為易學研究帶來新可能，比如用大數據分析易學文獻，用人工智能模擬卦象變化，或許能開闢新的研究方向。「但我們必須堅守『文化根脈』：既要避免將易學功利化、迷信化，也要防止過度西化、失去本真。」

他說，未來的易學，應是「傳統智慧」與「現代需求」的結合，是「中國根基」與「世界視野」的融合。易學不是一本塵封的古籍，而是活在當下的智慧；傳統文化不是遙遠的記憶，而是滋養人們的精神土壤。正如《周易》所言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」今人既要以「自強不息」的精神探索創新，讓傳統文化對接現代需求；又要以「厚德載物」的胸懷守護根脈，讓古老智慧滋養民族未來。

易學智慧並非迷信算命

觀點

中華傳統文化如同奔騰千年的江河，涵蓋詩詞、書畫、音樂、建築、民俗等諸多領域。從《詩經》的爛漫純情到唐詩宋詞的豪邁婉約，從《蘭亭集序》的飄若浮雲到《清明上河圖》的市井繁華，從古琴的清越悠揚到昆曲的婉轉纏綿，從故宮的紅牆黃瓦到皖南古村的白牆黛瓦，每一處都浸潤着中華民族的獨特審美與情懷。「它們不是孤立的碎片，而是相互交織的整體。」韓元茗說，詩詞中藏着哲學思辨，書畫中蘊含自然之道，建築裏體現天人和諧，而易學則是串聯起這些文化脈絡的思想根基，為各類傳統藝術與生活智慧提供了底層邏輯。

在他看來，傳承傳統文化，是延續民族精神的脈脈，更是新時代賦予今人的歷史使命。從「天下興亡」的責任擔當，到「仁者愛人」的處世之道，傳統文化中的價值理念，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品格。而在當下，中華傳統文化更是樹立文化自信、增強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根基。

回溯華夏文明的源頭，易學的脈絡清晰而綿長：8,000年前，伏羲仰觀天文、俯察地理，創畫八卦符號，為天地自然立下最初的「密碼」；3,000年前，經文漸次凝結成形，將先民對宇宙、社會、人生的思考熔鑄為文字經典。在數千年的時光流轉中，無論是王朝廟堂的悉心典藏，還是民間百姓的口耳相傳，這部典籍始終被視作文明的根脈，以不同的形式被守護、被傳承，從未在歷史的長河中中斷。

然而在當代，這份厚重的智慧卻蒙着一層「神秘」的迷霧。韓元茗說，不少人因缺乏深入了解，誤將易學與「算命」「迷信」等標籤綁定，而忽視了其作為哲學經典的思想內核；更有甚者借易學之名行騙，進一步模糊了它的本真面貌。這種認知上的偏差，讓許多人對易學望而卻步，主動割裂了與這份文化瑰寶的聯繫。他強調，作為華夏兒女，今人不該是易學的「旁觀者」，而應是它的傳承者與親近者。當人們真正沉下心，撥開「神秘」的表象，觸摸到它「窮理盡性」的核心思想，理解它對自然規律的敬畏、對人文倫理的堅守、對辯證思維的推崇時，便會發現：這份智慧從未過時。

西點教官驚嘆中國哲學神奇

2015年，韓元茗曾赴國外遊學，走進美國波士頓大學、哈佛大學和西點軍校等著名學府。其間，他為外國友人講解易學等中華傳統文化，收穫熱烈反響。「當我用『二五八原理』解讀自然規律——以陰陽說明晝夜交替，以五行關聯行星運行，以八卦概括萬物分類時，外國聽眾頻頻點頭。」他回憶說，一位西點軍校的教官感慨道：「中國古人用如此簡潔的方式總結世界規律，太令人震撼了！這種追求『和諧』的思想，對我們理解人與自然、人與社會的關係很有啟發。」

韓元茗還回憶了自己解讀東西方文化差異的一個有趣視角：「中國人慣用竹篾，西方人則常用刀叉，這兩種工具的差異，恰是兩種文化特質的直觀體現。」他說，竹篾一頭圓、一頭方，暗含了中國傳統「天圓地方」的宇宙觀。竹子屬木，代表着仁愛包容、滋養萬物的慈悲胸懷。而西方的刀叉自帶切割、分離的功能，更易讓人聯想到侵略性與攻擊性。這種特質與竹篾所代表的溫和、內斂形成了鮮明對比。「當時在場的聽眾都覺得這個視角很有意思，也認可其中的道理。」他表示，美國之行使自己深深感受到：易學乃至整個中國國學，不僅是本土的文化瑰寶，更能成為跨越國界的文化橋樑。

作家麥家：我一直在尋找人性的皺褶

年過花甲，作家、茅盾文學獎獲得者麥家轉型了。從昔日的「諜戰三部曲」到今時的「故鄉三部曲」，外界認為麥家近年來完成了一場「華麗轉身」。但他卻處之淡然，認為二者「本質其實沒有區別」。無論筆下寫的是諜戰世界還是鄉土人間，歸根結底，「我一直在尋找人性的皺褶」。

麥家在出席2025世界中文大會「解碼中文世界」平行會議期間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。他說，自己在探索人心有多深奧、人性有多複雜、人類能走多遠。正因如此，他「不甘心」將筆觸停於隱蔽戰線的「圍牆之內」。

儘管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風聲》等作品為麥家帶來「中國諜戰小說之父」的盛名，但他清醒意識到，文中講述的人物故事與普通讀者之間尚有一定距離。站在讀者的視角，「他們是特殊的一群人，而我只不過是芸芸眾生之一」。

「所以我要走出這個特殊的世界。」麥家說，「我要走到鄉間去，走到普通的人群當中去，讓普通人講述他們的命運故事，一起舞

蹈，一起看透人生」。

人性之境 文學無疆

對於麥家來說，探索和叩問人性是一個漫長的過程。歷經11年寫作、17次退稿，他的首部長篇小說《解密》才得以於2002年出版；去年問世的新作《人間信》耗時5年打磨，寫到動情處，他曾一度失聲痛哭。

在自我、他者與世界的互動之間，文學作品的生命力亦在於人。麥家認為，傳統文學應架構在人性基礎之上，人是核心，文學即「人學」。「我一直在關注人的共通之處，這個『人』既有我們中國人的價值觀，也有世界（共通）的人性。」

寫作時，麥家總是提醒自己，「我只有一個讀者，那就是我自己」。事實上，他的作品不僅在內地一紙風行，還被譯成34種語言銷往100多個國家和地區。《華爾街日報》曾將這一盛況形容為「一位中國小說家走向全球」。

對此，麥家表示，中國的崛起和國際影響力的提

升引發了世界的好奇，如此才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提供了空間和機遇。與此同時，大量外國文學湧入中國，醞釀出麥家對文學的喜愛，也孕育了他「世界性」的審美趣味和表達方式，「世界的懷抱向我們張開，我們也積極地擁抱了世界。」

如今隨着年歲增長，麥家自覺有了更多人生況味：年輕時總在追求完美，但後來慢慢發現，人之為人，正是因為有七情六慾、悲歡離合、愛恨情仇。「我有時候發現，這些皺褶本身也是人性美的一部分。」

這也是麥家眼中人工智能所無法企及的地方。專注寫作已近40年，他坦承每天早上坐在電腦前，仍無法預料當日會在情緒的影響下開啟何種旅程，以至於「我都無法複製我自己」。「機器是完美的，像太陽一樣一直燃燒，但機器沒有『月亮』。」他

●麥家去年出版了長篇小說《人間信》。



▶麥家認為，無論是昔日的「諜戰三部曲」還是今時的「故鄉三部曲」，本質並無區別。 中新社



以此為喻——月有陰晴圓缺，如同人生有高光時也有幽暗處，正是這種瑕疵與缺陷交織而成的複雜性，才令人類對「月圓之夜」更加充滿遐想和期待。

「文學就像人心，無邊無際。」而麥家探索的，是在無際之境試圖找到邊際。

●中新社